

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三等獎

聖保祿學校（中學部） 四年級 梁子瑤

鏡中我

香港這座城，向來以效率聞名。地鐵的扶手電梯上，人人步履匆匆；餐廳的點餐紙，總得在三分鐘內畫滿；就連街頭的行人，也像被一隻無形的時鐘驅趕。人情味？那是奢侈品。我自小浸淫其中，養成一種近乎本能的價值觀：快，便是好；方便，即是先進。

那個週末清晨，母親拉著我走進街市。兩個菜檔並排而立，像兩個時代的縮影。左邊那間裝潢時尚，白瓷磚襯著藤籃，明亮的白光照著排列整齊的蔬菜，價錢牌是電子屏幕，八達通與電子支付一應俱全。右邊那間老舊得多，木架上擺著膠籃子，青菜堆得隨意，價錢用麥克筆潦草地寫在紙牌上，地上散著幾片菜葉。老闆是位中年婦人，正慢條斯理地整理貨物。

母親站在兩檔之間，猶豫不決。我的目光毫不掩飾地投向左邊那間，心底暗暗期盼母親能選它。乾淨、方便、有效率，這才對。至於旁邊那間，不過是尚未被淘汰的殘餘罷了。

就在這時，一位拄著拐杖的老婆婆緩緩走近舊菜檔。她顛巍巍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布包，打開來，裏頭是幾張皺巴巴的紙幣。菜檔老闆見了她，立刻放下手邊的活，笑著說：「陳婆婆，今日想吃甚麼菜？」老婆婆揀了兩小籃青菜，又拿了幾個馬鈴薯，總共三十四元。她數了半天，只湊出三十元。



老闆二話不說，接過錢，將菜塞進她手裏，又多加兩顆番茄：「送給你，天氣轉冷了，拿來煲番茄馬鈴薯湯吧。」

我冷眼旁觀，心底泛起一陣不屑。送兩顆番茄能改變甚麼？面對時代的巨輪，何必執著於這點小恩小惠？不過是自我感動罷了。

然而接下來的一幕，卻讓我怔住了。老婆婆離去後，老闆開始整理錢箱，我瞥見她從自己口袋裏掏出幾張紙幣，悄悄放進錢箱。原來那四元的差額，是她自己貼的。母親輕輕拉了拉我的衣袖，低聲說：「她這十幾年來都是這樣的。附近的街坊，多多少少都受過她的關照。」

我張了張嘴，卻發現自己無言以對。母親繼續說：「你們滿口效率、先進，可曾想過，甚麼才是真正重要的？對一個領著微薄退休金的老人來說，這種人情味，才是真正的幫助。」她的語氣沒有責備，卻讓我的臉頰發燙。

母親的話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的淺薄。我想起孔子的話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可我只看見舊菜檔的陳舊，卻看不見老闆十幾年如一日的善意；我只瞧見人情味的「沒效率」，卻瞧不見它對弱勢群體的真實支撐。我連「賢」在何處都分辨不出，又談何學習？大概是因為要肯定舊菜檔，便意味著我得承認自己先前的想法是錯的。而承認錯誤，從來都不容易。

懷著複雜的心情，我走向那間高檔菜檔。一位老先生正站在電子支付屏幕前，手足無措地看著操作指引。他想用八達通付款，卻不知該拍向何處。店員忙著整理貨架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「掃一掃菜上的二維碼，拍這裏就行。」老先生試了幾次都失敗，再次求助，只換來沉默。最後，他尷尬地放下青菜，轉身離去。沒有人多看他一眼。



我環顧四周，這間菜檔確實高效、乾淨，可每個人都低頭看著手機，靜待屏幕上的交易完成。沒有人交談，沒有人微笑。我忽然覺得，這裏像一座精緻的孤島。

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世界嗎？

此刻，我才明白自己的問題。我不僅看不見舊菜檔的「賢」，更看不見高檔菜檔的「不賢」。我隨波逐流，以為乾淨、快捷便是好，卻從未反思：這種所謂的「進步」，是否正將人情味一點一點摒棄？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，我卻連「不賢」都看不出來。

也許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問題。守舊與前進，本無需對立；重要的是，我們能否欣賞舊有的人情味，也正視先進的不足。若不能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，最終遺失的，不單是人情味，更是一種看見他人、審視自我的能力。

那天之後，我開始學著放慢腳步。試著對鄰居微笑，試著在電梯裏道一聲「早晨」，試著像舊菜檔老闆那樣，多留意身邊需要幫助的人。這並不容易，尤其在這座講求效率的城市裏。但我知道，一座城市的偉大，不在於它有多快，而在於它願意為走得慢的人停下來等一等。而我，也該學會停下來，好好看看鏡中的自己。

評語：對比新舊菜檔，反思追求「效率」而丟失「人情味」的社會現狀，體現了深刻的人文關懷。